灤源問答

濼源問答卷第二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隱元年左傳春王周正月胡傳以爲夏時冠周月杜元凱註言周以別于夏殷孔穎達正義云周以建子月爲正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然則周旣建子爲正則亦建子爲春矣二說孰是答曰註疏是而胡傳非也周革殷命卽改夏正十一月爲正月爲春漢陳寵傳云

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
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成三
統是三代改月卽改時也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
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
文定春秋傳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
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
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元改
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

改從建寅如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斷然是九月十月據此則夏正冬十一月周初即改爲春正月無孔子擅將夏時冠月之事也吾鄉朱竹垞檢討詩云春王周正月一字值千金言左氏明於經四字中加一周字可爲鐵案

問隱元年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註謂寐寤而莊公已生是幾與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洩于羊肆而得之何驚之有答曰顧亭林引應劭風俗通曰

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

問初獻六羽左傳諸侯用六杜註以爲六六三十六人日照丁氏愷曾以杜說非是申言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以至于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如杜說士止四人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傳晉侯納鄭女樂二八以樂之半賜魏絳是以一八賜之乃八人爲一列也後漢書祭祀志高帝立靈星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然則六羽即六佾六八四十八

人其說然歟答曰然也韋昭注國語及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太常傅隆所議亦皆以八人爲列此丁說所本也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乃六八四十八人左氏所謂自八以下乃言諸侯下于天子而減去二列非言每列又減去二人也大夫四士二亦是四八三十二二八十六耳○昭二十五年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舞列從無止二人者故惠氏棟以爲二人字乃二八之誤

問桓五年左傳啟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

郊葢本之夏小正正月啟蟄故以啟蟄爲建寅之月令之時憲書驚蟄節在二月何也答曰漢氏之始尙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和以後劉歆作三統歷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於今不易考月令蟄蟲始振振驚也載在正月故祈穀之祭亦在正月也又二月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兩月俱載孔頴達曰古歷穀雨在清明前今歷宋通卦驗故穀雨在淸明後凡二十四氣氣十五日有餘每中分之爲二十八箭三

分之爲七十二候古今每有不同然地分南北早脫各殊小正月令亦大槩言之耳劉歆增竄周禮其舛甚大至于此種雖移換無礙也

問七十二候何謂也答曰亦即在月令所記中分之朱子曰唐月令作立春之日東風解凍一候也後五日蟄蟲始振二候也後五日魚上冰三候也雨水之日獺祭魚四候也後五日鴻雁歸五候也後五日草木萌動六候也正月如此後每月分爲六候倣此一年七十二候矣

問桓八年左傳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杜注君楚君也日知錄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君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然歟答曰亭林說然也即以傳証之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非右當左左當右乎叉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

使弱每遇强強每遇弱敵犯我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其背反攻之是以必勝尤可爲君必左之証○姜氏補義曰左氏兵法有二兩軍對陣利用伏如鄭禦戎楚伐絞是也諸侯合兵利攻瑕如鄭之繻葛楚之伐鄭是也第鄭之攻瑕分整亂亂者潰則整亦離楚之攻瑕辨主客王者潰則客自散

問左傳姪其從姑姪字指兄弟之女子非男子也爾雅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

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今世稱兄之子弟之子爲姪其名非古歟答曰以兄弟之子爲姪俗稱也閻百詩雖引呂氏春秋有子姪昆弟之語然兩漢書中尚無之疏廣與兄子受並爲師傅傳中竟稱父子不稱叔姪至晉代始有此稱釋名姪迭也娣之爲言第也言更迭次第進御于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以娣姪從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姪

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須媵妾之意以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恉舛矣○于令升曰姪娣者同姓媵女之稱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姪之名不惟不可加于男亦不可混稱于兄弟之女也

問莊十一年宋大水傳旣有臧文仲宋輿之言又載臧孫達恤民之論考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

伯達達生伯氏鉼鉼生文仲辰是辰乃哀伯之孫疑之者謂文仲仕時哀伯未必猶在故惠氏定宇謂達當爲辰字之誤然否答曰惠說非也考臧僖伯卒於隱五年至莊十一年凡三十五年哀伯之年誠不可考總之未爲遥遠至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始書于經相去又十八年則當宋大水之時哀伯或尚未致仕或已請老而猶與聞國政皆未可知胡不許其傳此兩言乎葢伯氏鉼未立而卒哀伯之後文仲卽繼之故陸淳纂例以辰

爲哀伯子雖屬錯謬亦有因也

問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杜註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昭十三年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註亦謂祭星辰山川其說蓋本之賈逵服虔然公羊傳以泰山河海爲三望當從何說答曰此條聚訟已久附杜氏者謂周官大司樂旣以姑洗南呂大磬祀四望又以蕤賓函鍾大夏祭山川凡於天神曰祀于地示曰祭四望

曰祀明是天神又楚語天子徧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昭元年左傳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是諸侯亦得祭分野之星又詩于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典瑞于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又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於是說經者多以望兼上下之神矣鄭司農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以日月星海爲四望許叔重則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太山也康成釋大宗

伯及小宗伯皆云四望五嶽四鎭四瀆釋大司樂
又兼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
方其言自相牴牾愚嘗徧考諸說而深思之而知
公羊傳泰山河海之說爲確也舜典望于山川又
云柴望秩于山川爾雅梁山晉望哀公六年左傳
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
也凡經典正文中之言望祭曷嘗有天神哉以望
祭中有天神乃講家自相淆亂耳若謂天神稱祀
地示稱祭則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郊爲天神何嘗不稱祭乎謂魯祭分野之星爲三望則魯分野奎婁二星何云三望乎蓋天子望祭于天下之名山大川也魯祭泰山河海侯國之名山大川也況康成大宗伯小宗伯註原卓然可據賈公彥申其說曰望祭中無天神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是也漢儒說經每有未歸畫一之處學者折衷于是可耳○望之禮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衍讀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望衍用幣致神而巳鄭氏于太祝衍祭亦以爲延祭此

一異也望祀之時或設于郊天之後或設于巡狩之方或旅于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崔靈恩則謂望祭歲各有四此又一異也其儀則兆于四郊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茆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晉語所謂茆設表望是也此又一異也至白虎通以爲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其言無所經見禮文殘缺祇据見于經者互爲參考其細節不可得而知矣

問楚語謂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然則諸侯得祀天地歟答曰諸侯得祀天地者惟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祭分野星辰國中山川而巳

問周禮以冬至日至天神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冬至祭天明矣乃郊特牲又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用冬至則不必遇辛用辛則不能必于冬至同一郊而二經所言不同何也答曰周天子之郊定于冬至爲一陽所自生也他如祈穀之祭則用辛日魯雖得

用郊不敢同于天子僅擬祈穀之祭而用辛日耳

大司樂冬日至之郊周禮也郊特牲用牲之郊魯

禮也此公羊傳最明春秋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

月四卜郊傳云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魯郊非禮也

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

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何休注禮天子不卜郊以魯郊非禮故卜耳

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

作樂致太平有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周公命

魯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據此則魯郊用辛且必卜不敢同于周天子冬至之郊也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康成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于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說以爲此周郊康成異于王肅以上文迎長日之至自据周禮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

也按康成謂魯於建子之月示先有事乃信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及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之文其實此皆魯儒誇大魯君之詞實無先冬至而郊之事不足據也至謂魯無冬至祭天之事又謂周用冬至魯用辛日則羣疑盡析矣考春秋書郊者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郊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三也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四也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五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六也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七也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八也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九也穀梁曰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事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

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九月用郊尤不宜用矣康成曰郊春事也四卜郊已不時矣然穀粱云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魯郊讓于天子故用辛且必卜穀粱以為三卜禮也公羊以卜郊為非禮者以魯本諸侯不當郊而郊耳非言魯之不當卜也然則卜郊為卜日而非卜牛明矣春秋所書在正月者俱是牛口傷食牛角之類必是先期察之未嘗指定正月當郊也所書

卜郊俱在四月以後可知常事不書觀左傳啟蟄而郊大約魯郊以寅月爲正若在寅月則不書耳

問左氏好言前知獨僖十二年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考管仲之後惟哀十六年傳有管修其他何竟無聞答曰管氏未嘗不世祀也索隱注史記引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凡十世

問文元年傳云歸餘於終所謂終者每當置閏之年所置閏月必在十二月之後歟答曰非此之謂也日月轉運於天如人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履亦步也端者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曰履端於始也中者中氣也每月中氣以斗柄正指何辰爲中也如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月初斗柄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月末斗柄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于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

次寒暑不失其常故曰舉正於中也餘者每月三十日然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古歴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如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舉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一閏左氏所謂終者三十二月之後也此註疏說如此至於後世歴法尤精又不拘于

三十二月矣

問文五年左傳引周書沈潛剛克二語題爲商書何也答曰王訪箕子乃武王得天下後事自應載入周書左云商書者因箕子商裔所陳洪範首節尙稱殷祀遂傳爲商人之書云爾

問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稱太廟必周公歟答曰各國始封之祖皆稱太廟王制所謂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也他如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

公之廟武世室也武公亦稱世室詩姜嫄廟稱閟宮春秋定元年立煬宮稱宮者亦多卽春秋震夷伯之廟亦有稱廟者廟而稱太周公獨也

問躋僖公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然則躋者躋位次歟躋廟之昭穆歟答曰躋木主上下位次也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

廟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左邊即以諸侯五廟言
之高祖居昭東北第一廟曾祖居穆西北第一廟
祖又居昭東南第二廟父又居穆西南第二廟此
廟以東西爲昭穆也若時祫則請四廟木主同入
太祖廟太祖主仍居西東向昭居北南向穆居南
北向蓋廟制以北爲尊由北而南若廟中木主以
西爲上由西而東也若兄終弟及没後木主兄弟
在昭輩則同在昭廟在穆輩則同在穆廟祫祭時
排列木主亦兄弟同班並列所以何休云升謂西

上蓋雖僖兄閔弟而閔公先立爲君僖以閔之庶兄承閔之後自當遵傳位之序閔先僖後而夏父弗忌欲亂之故春秋譏之也至宗有司所云非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言之非眞異昭穆也孔穎達正義云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更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矣知其理必不然

問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廢與置義何所從

答曰古人以置爲廢周語富辰曰小怨置大德韋

昭注置猶廢也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則杜氏所云六關所以禁絶末遊而廢之末爲得解○古人屢用相反之字如治之爲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是也香之爲臭胡臭亶時其臭擅臭陰達於淵泉是也順之爲擾安擾邦國擾而毅是也定之爲荒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是也遂之爲潰是用不潰于成是也祥之爲釁將以釁鐘是也

結之爲解親結其綱是也藏之爲去紡焉以度而去之是也叉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師古注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注去亦藏也三國志華陀傳何忍無急去藥裴松之注古語以藏爲去吾友周書倉曰去卽弆字

問魯國重歛凡三變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邱甲哀公十二年用田賦而其解俱有異同敢縷述之初稅畝左傳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注以爲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

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公羊傳云譏始履畝
而稅也穀梁傳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
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
一也葢古者助而不稅八家共井而各帶耕公田
之十畝所謂助也今宣公不問收成之豐歉水旱
之有無而定以十一之法取之所謂稅也是並無
十而取二之說但廢古之助法耳作邱甲杜注以
爲此甸所賦今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考小司徒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邱十六

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一乘之出凡用百人若如杜注以一百二十八家出一乘之賦雖衰世亂政斷不苛重至此公羊譏始邱使也穀梁邱爲甲也皆未甚明晰胡傳載李靖之說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其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卽邱出一甲葢古以四

邱出三甲（卽一乘）玆以三邱出三甲也用田賦杜注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自爲賦則是一邱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註穀梁解〻然杜氏於作邱甲條內已曰今魯使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爲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爲井出邱賦也胡傳則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之言曰

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韋宏嗣注藉田謂稅也以力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也砥平也謂平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近域也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也力謂徭役老幼則有復除也大宰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又令農

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以上三節以何說爲長答曰稅畝以公穀爲是邱甲以胡傳載李靖之說爲是田賦以胡傳引國語爲是

問先生常言春秋時晉國獨用夏正見於何書并經傳有可引証否答曰見於杜元凱春秋後序云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

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考春秋經傳可証明者有數事焉僖公五年晉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杜以爲從告非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成公十有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而傳則在上年閏月乙卯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用周正良不誣也又考左

傳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上
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
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注謂夏正月也
以周正言之當時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至
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癸未在魯爲七十四
年在晉則七十三年也魯之二月晉之十二月也絳縣老人之事在左傳用
周正自應列之二月在晉則
實十二月內事也故差一年昭公元年正月趙武
相祁午日於今七年是秋醫和日於今八年葢昭
元年正月爲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

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凡此類晉用夏正皆確然可據○熊氏朋來曰晉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甲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是二月若夏正乃十二月故曰七十三年也

問昭四年大雨雹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杜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危虛夏三月日在昴畢北陸西陸其義未明答曰此孫炎之說最爲確當陸中也蓋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而虛居北方七宿之中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而昴居西方七宿之中十二月日躔

在虛是北之陸三月日躔在昴是西之陸也

問鄭國伯爵而鄭子產云鄭伯男也孟子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位各不同何伯男連稱乎答曰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公羊傳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註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外傳作伯南古南男字通汲冢周書有南氏世本作有男

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服虔註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
大會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
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
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
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龍
度天門敢請其解答曰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
鄭注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值某
也賈疏歲謂太歲左行于地行于十二辰一歲移
一辰也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

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太歲左行於地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註春秋龍度天門蓋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也按爾雅紀闕逢以下十名謂之歲陽攝提格以下十二名謂之歲名而皆謂之太歲在某此太歲二字所始周禮左傳則但謂之歲耳太歲十二年

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故名歲星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如斗曰星紀女曰元枵危曰娵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氐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天道

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古者太歲與歲星相應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史記所謂歲陰爾雅所謂

太歲淮南子天文訓所謂太陰一也賈疏謂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跳一辰是一百四十四年中積而多一年也自東漢以後儒者不明此義但知六十年一周甲子無所謂跳辰矣就古策可稽者通鑑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序以爲歲在涒灘漢高帝元年以長歷推之當是乙未而班書謂太歲在午漢武帝太和元年當是丁丑而班書謂太歲在丙子皆跳辰之一證惟其法不傳耳跳辰亦謂之超辰鄭康成註祭法云祧之言超也

又顧寧人曰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以下十名爲于困敦以下十二名爲支後人以爲甲子歲癸亥歲漢以前無此名也考左傳中有紀歲星而言者如歲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星紀歲在降婁之類殆亦以歲星與太歲相應之故與

問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所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也然二百五十五年中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十五二十

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凡二二十三二十四凡二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十七襄十五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僖十五或書日或不書日或言朔何與答曰杜元凱云不書朔史失之年隱三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隱三年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桓十七年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莊十八年皆不如公羊之說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如桓三

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食正朔也隱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謂二日食所云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莊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謂晦日食所云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朔則交會故日食必在朔而有食在晦日二日者則以漢以前俱用平朔故也平朔者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筭每月大小相間然如應連月大者必拘定小建則日食在二日矣應連月小者必拘定大建則日食在晦日矣至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日

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于平行爲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爲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晝朔必書日惟桓十七年不書日公羊以爲著桓行惡其將見殺無日如穀梁既朔之說謂二日則不得爲朔矣而可仍以朔書之乎○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及冬十月庚辰朔皆日食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及八月癸巳朔皆日食諸儒疑無頻食之理故石徂徠謂傳寫之誤獨衛樸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一食不入食限蓋

充宗以爲如椄言是二頻食亦入食限矣黃梨洲先生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日食歷家如姜芨一行皆言無比月日食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日限是也步至冬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芨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

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巳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漢書高祖本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資治通鑑漢文帝前三年十月丁酉晦十一月丁卯晦皆日食則自有頻食之時家鉉翁云天道有時

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問春秋之名魯史外有幾答曰國語羊舌肸習于春秋申叔時教之春秋是晉楚之史名春秋也又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並見墨子明鬼篇韋昭註國語亦引周春秋載杜伯射王之事公羊疏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又汲冢瑣語載有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此魯春秋以前之名春秋也若

周以後之名春秋者更衆如虞卿作虞氏春秋呂
不韋作呂氏春秋陸賈作楚漢春秋趙煜作吳越
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袁曄作獻帝春秋孫盛
作魏氏春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崔鴻作十六國
春秋索綏作涼國春秋吳均作齊春秋鮑衡卿作
宋春秋蕭方等作三十國春秋武敏之作三十國
春秋王通作春秋元經吳兢作唐春秋尹洙作五
代春秋吳任臣作十國春秋

問國語屈到嗜芰有疾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薦

芰其子屈建命去之左史倚相以爲違而道當時以干譽而得譽若此後栁子厚非之蘇子贍是之以何爲允答曰屈屈建可謂矯情干譽之尤者矣孟子論小弁分別親過之大小一芰之嗜初非大棺夾焚與他亂命可比何難遵奉且祭之日思其所嗜禮有明文況加籩有蔆芡㮚脯載在周官即其據祭典之言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然則建果孝也又何妨于羊饋之外加薦時食豈

蕉芰必廢羊饋乎南方水鄉芰處處有之盡人所
嗜而屈建比之珍異庶後尤非人情若以嗜芰爲
私欲干國之典則爾楚僭王猾夏私之當去者甚
多於一芰乎何有而借諍子之名以暴父過不孝
孰甚焉子瞻反謚稱之眞爲乾人所愚而不悟耳
問漢書藝文志左丘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然
則左邱明恥之卽作左傳之人馬遷所謂左氏失
明厥有國語者歟答曰朱子謂古之聞人似另是
一人看來以不直爲恥與聖人同道同心非此作

傳之人不能也從漢書

灤源問答卷二終

濼源問答卷三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朱子謂大禘不及羣廟之主而王肅以禘祫爲一祭近世萬充宗主其說果別有所見歟答曰禘祫之說以大傳首節爲據陸氏淳曰禘於始祖廟祭始祖所出之帝以祖配不兼羣廟朱子長發詩註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是朱子本於陸說也輯語禘與祫確是二禮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禮大傳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而以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卽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祭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其高祖然云干者謂非常之禮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祀于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廟之主不敘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卽祫皆合毀廟羣廟所異

者但天子多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之廟故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詞故郊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或謂禘爲大祭不合羣廟似太簡寂不知祭各有義禘取尊遠祫取合祖非以廟主之多寡爲大小也釋明大傳而禘祫非一祭之義自明○鄭康成以禘爲祭天趙氏匡曰鄭見祭法說禘在郊上故爲配祭昊天上帝於

圜丘之說至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此文見于讖緯始于漢哀平間僞書也○禘之爲言諦也謂諦審其祖之所自出也若許慎謂審諦昭穆張純謂禘視昭穆尊卑之義大禘不及羣廟之主何審昭穆之有因漢儒審諦昭穆之說遂開禘祫一事之誤不可不辨

問禘不同於祫不兼羣廟之主確然無疑矣何王制有祫禘之稱也答曰王制一篇本是漢文帝時博士所輯欲定爲漢制而未行非盡周禮也王制祫

禘說者指爲殷時夏月之祭有此名目與祫嘗祫烝同爲時祭故長發詩序云大禘也禘而言大別于四時之小禘而言至周則改爲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無禘名故來雝詩序云禘太祖而不言大矣惟殷時夏月之祭名禘者亦合昭穆而祭於太祖之廟故亦以祫稱不可據爲周家大禘之証也祭義言春禘春秋言吉禘皆小祭○五年大禘三年大祫此說雖亦出于禮緯然傳之自古說禮者皆宗之文公二年有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

袷也大袷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傳言大袷甚明殷盛也即指大袷五年而再殷
祭非三年一大袷而何大袷在三年爲期則五年
一大禘知亦非臆說矣

問禘祭既不及羣廟之主何以周禘來雍必言皇考
烈考文母商禘長發必言相土商王阿衡歟答曰
禮不王不禘二詩追溯王天下之由周本之文王
太姒商本之相土成湯伊尹故追原及此非因祭

時廟中供此木主而後指言之也若必祭此木主而後歌及此八則商之大祫豈止相土成湯周之大祫豈止烈考文母而已哉呂東萊之解來雍也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巳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皇天用能昌大于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介壽考之多是皆武王之烈而文王太姒多佑

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于武王而卒章本于文王太姒焉据呂說以推長發則所言相土商王阿衡是追溯所以得行禘之由而非合祭昭穆及功臣配享之謂明矣○來雝詩序云雝禘太祖也太祖稷也稷所自出之帝爲帝嚳帝嚳正東向之位而以稷居南向配之序言禘太祖后稷以配自出之帝不及他主也箋疏以太祖爲文王非是○朱子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爲定論蔣充宗禘祫一事之說可以一

掃而空矣至朱子疑長發爲祫祭亦因詩中有相土阿衡而誤耳夫功臣配享別有此祭書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不聞于大祫也況欲解長發乎

問祭法有二祧享嘗乃止周之祧廟文世室也武世室也既入祧廟惟三年大祫乃合祭毀廟之主若享嘗乃四時之祭不及祧主而祭法云享嘗乃止者何歟答曰祭法二祧莫作毀廟看孔君王肅謂

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比四親廟稍遠以其次第將祧之廟故名二祧若以此二祧混在世室則天子只五廟矣康成据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遂謂周制七廟以文武爲二祧其說誤也蓋世室之建在文武六世以後以文德武功不祧之祖故別立兩世室以成九廟自此將文武以後當祧之主依昭穆附入世室當未立世室以前當毀之主附入太廟之夾室所謂祧也周公作周禮時未立世室已有守祧八人可知祧廟不專講世室

矣

問祭之有尸昉於何代廢於何時答曰祭之設尸所以示敬也諸經未明言所始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疏引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此虞用尸之明証也禮器載夏立尸殷坐尸周亦坐尸此三代相因用尸之明証也曲禮孫爲王父尸節孔疏云天子至士皆有尸如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皆用尸是士大夫有尸之証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之証也又守祧職

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之證也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天子必取孫列之爲卿大夫者旣醉注云天子以卿謂諸侯入爲卿大夫故云公尸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己孫旱侃用崔靈恩義謂大夫用己孫非也天子祭天地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無采地者祭三祀皆有尸外神不問同異姓但卜吉則可是主祭不問貴賤皆得有尸所祭者不論內外神皆得

用尸也然則祭有無尸者乎曰有公羊謂祭天地無尸左氏晉語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尚書大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乃是爲配天者之尸非謂天之尸也周禮節服氏郊祀送逆尸亦謂后稷配天之尸非指天也楊氏復曰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返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卽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又

祭殤無尸曾子問謂祭成人必有尸則殤無尸可知又毀廟之主無尸禮器周旅酬六尸孔疏云大祫多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則此外俱有尸矣或云祭祖必兼祖妣何以祇有男尸而無女尸曰禮中亦有用女尸者新喪虞祭男女各立尸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設祖妣同几而止用一男尸此陰統于陽婦人從夫之義也又祭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又曲禮

祭祀不爲尸孔疏尸用適而無父者非宗廟之祭則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至於祭之前有筮尸迎尸妥尸之儀祭之時有獻尸侑尸之儀既祭有送尸繹而賓尸之儀所以申其敬者至矣孟子曰弟爲尸則周末尚行之尸之廢其在周秦之際乎

問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簡而祭繁薦輕而祭重薦與祭明是兩事而中庸於祭之先乃

曰薦其時食何也答曰經中薦與祭分言者乃是二禮如月令先薦寢廟是也若併言之則薦是祭時所供之物如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前儲辦諸物皆謂之薦如來雍禘太祖亦曰於薦廣牡云薦者亦多矣

問九獻之名見於周官大行人而經無明文考禮運

孔疏司尊彝及大行人賈疏約略得其次序王以圭瓚酌雞彝鬱鬯始獻尸尸以灌地降神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亞祼此爲祼神之二獻也於是有朝踐之事既灌然後迎牲坐尸於堂薦玉豆眡豆籩有籩人朝事之籩有醢人朝事之豆納牲詔於庭大宗伯省牲鑊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取膟膋燔燎報陽也血毛詔於室腥其俎設祭於堂升首於室其朝踐用兩獻尊太宰贊玉爵大合樂王以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四獻也於是有饋獻大宗伯省鑊諸子正六牲之體孰其殺羹定詔於堂有饋食之籩有饋食之豆舍八具簠簋實之陳之小宗伯逆齍外宗王后以樂羞齍則贊亨人具大羹鉶羹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舉斝角詔妥尸其饋獻用兩壺尊直祭祝於主太祝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

玉爵酌盎齊以獻尸祝以祝辭告神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于是有朝獻其朝獻用兩著尊司几筵設筦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亦如之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皆以齒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再獻其再獻用兩象尊內宰贊瑤爵加以璧角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籩人加籩之實醢人

加豆之實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加以璧散司尊彝春祠夏禴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皆齒后以瑤爵酌饋食盎齊以酳尸此八獻也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盎齊以酳尸爲九獻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於是尸飲七王可以瑤爵獻大夫禮運孔疏中又謂九獻後謂之加爵用璧角璧散士加三天子不止三也侯伯無朝踐饋獻二獻止七子男無薦新饋孰二獻酳尸君一獻止五其

云加爵在九獻之外見於何書答曰九獻先鄭謂
二祼王后各一朝踐王后各一饋食王后各一酳
尸王后各一又諸臣一爲九獻杜氏通典載禘祫
時祭皆宗其說然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再祼而
酢饗禮九獻祼與九獻分爲二故陳氏禮書据此
謂上公再祼而祼不與于九獻矦伯子男一祼而
祼亦不與于七獻五獻則以爲祼在九獻之內非
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
罍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

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六獻也合酳尸三爲九獻

若以二祼爲在九獻內則侯伯七獻二祼君與夫

人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酳尸夫人與賔不得

備獻矣子男五獻二祼君與夫人各一朝踐各一

饋食夫人不得備獻矣禮文太略不若陳氏爲長

九獻之後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

各行加爵一則十二獻矣特牲饋食禮疏天子大

祫十有再獻時祭與禘皆九獻按禘大於祫則禘

亦宜十二獻先儒皆駁之陳氏又云九獻不數加

爵特牲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少牢下大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儐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儐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儐尸又有加爵禮所以隆於尊者也陳氏謂九獻不數加爵則十二獻亦當不數加爵耳

問曾子問有厭祭之名又別有陽厭陰厭鄭康成謂迎尸之前爲陰厭尸謖之後爲陽厭然歟答曰鄭

說非是厭祭與陽厭陰厭不相混也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凡無尸而祭謂之厭厭厭飫神也特牲少牢禮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饗神也（尸未入之前先有饗神之祭謂之厭祭）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改饌也（尸出之後又有改饌之祭亦謂之厭祭）饗神改饌皆以飫神故謂之厭祭不稱陽厭陰厭也至祭宗子之殤有陰厭祭凡殤（謂庶殤）有陽厭曾子問載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陽厭

陰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
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爲
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
於東房是爲陽厭是陰厭專指適殤適殤尊故祭
於奧奥幽闇謂之陰也陽厭專指庶殤庶殤卑故
當室之白異於宗子之爲殤謂西北隅得戶明者
也明者爲陽謂之陽厭也凡陽尊而陰卑獨鬼神
尚幽故祭宗子之殤於陰祭凡殤於陽陸氏佃曰
成人之祭無陽厭厭陰厭少牢禮祝酌奠下云敢用

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於西北隅所以依神非陽厭也自注疏之說行於特牲少牢經無明文者强立二厭之名學者熟復曾子問本文其解自定

問曲禮大饗不問卜呂氏大臨謂大饗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祀地因天地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是以大饗爲圜丘方澤之祭陳澔集說宗之然郊特牲有卜郊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則祀天地亦

有用卜者椒請疏通其義答曰呂說似是而非也大饗有指祭祀言者有指賓客言者如禮器所云大饗腥大饗其王事皆指祭祀言也至此之大饗不問卜指賓客言也周禮天地名禋祀五帝名大旅禮運孔子言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郊祭天地也若指大饗爲祭天何又言不足大旅不足饗帝乎其誤明矣至鄭康成謂大饗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是又以大旅當大饗亦非也葢大饗者陳氏祥道謂兩君相饗

方氏慤謂天子饗諸侯是也錄二家之説閲之自明陳氏曰饗之禮有大小春饗孤子諸侯饗聘卿與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先王之于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故均謂之大饗其于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卽則宗廟所用則祭器不蠲則除之凶服則禁之祼以鬱鬯尙以元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禮

春秋傳曰晉有禘樂賓祭用之則饗賓謂之大饗宜矣周官大宰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郊卜牛而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祀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然則不問卜者特饗賓之禮也考之大射燕覲之禮前期有戒而已則饗不問卜可知饗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

富可知然則饗之爲儀其他皆如祭祀之禮而不問卜者如祭祀享日之事也不問卜前期之事也享之備物至於昌歜形鹽莫不具焉謂之不饒富者非不富也不饒而已又方氏曰大饗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徧祭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享腥所謂徧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祫祭先王之

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尙服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此言大饗不問卜卽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蓋先王之于祭祀無所不問卜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尸在物者則卜牲且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無自而知矣若以人交人何卜之有天子饗諸

侯不問卜則兩君相見之大饗與凡饗賓客之大饗從可知矣二說如此葢大饗之言祭祀者無不問卜不問卜之大饗必主天子饗諸侯及諸侯相饗者言

問八蜡或去百種而分貓虎或合貓虎而數昆蟲何說爲正答曰徐師曾註最好八蜡之數以郊特牲經文爲正蜡之祭也主先嗇一也祭司嗇二也祭百種三也饗農四也及郵表畷五也禽獸卽貓虎迎而祭之六也祭坊七也與水庸八也據經文五

祭字一嬰字一及字一與字截然分明至昆蟲毋作句乃祝詞不在八數

問廣韻謂三百六十步爲一里然歟答曰非也王制六尺四寸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即井田之一面三夫之地徑算三百步是爲一里也穀梁子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

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据此則徑三百步爲里廣韻所言乃後世之尺非古尺也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若以一井之地圍算則四里矣須千二百步

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其制可詳聞歟答曰朱子儀禮釋宮未詳古門制度考天子五門郭門謂之臯門臯門內謂之庫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之應門應門內謂之路門路門一名畢門康王之誥孔傳云王出畢門

諸侯三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之路門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明堂位言魯庫門天子之皐門雉門天子之應門此言庫門儗天子之皐雉門儗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雉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春秋傳魯雉門災檀弓言庫門者四禮器言繹之于庫門內家語言衛有庫門諸書皆無言諸侯有皐門者則諸侯三門審矣詩鄭箋諸侯宮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及明堂位孔疏諸侯有皐門應

門二說皆誤惟明堂位鄭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
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其說最是至於朝則
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在路門內所謂圖宗人嘉
事之朝即燕朝也每日視朝退聽事於此周禮太
僕宰夫所謂掌其復逆也治朝亦名正朝在路門
外周禮所謂司士正治朝之位玉藻所謂天子皮
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皆在此也其左
右則爲官府治事之所天子自此而出爲應門爲
雉門諸侯無應門即雉門矣故曰魯之雉門天子

應門也雉門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魯兩觀僭也雉門之外庫門之內爲左宗廟右社稷之門鄭氏謂廟門在庫門內是也自此又出爲庫門府庫皆在門內魯桓僖災而季桓子令藏象魏以府庫與象魏相接也外朝則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詢萬民則在此周禮所謂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寇掌朝之政是也鄭氏謂外朝在雉門外或就諸侯言則可耳杜佑通典謂周制天子有四朝恱分朝士小司寇所掌爲兩朝于外朝中朝內朝之外又添一詢事之朝文獻通考亦仍其誤

問諸侯外朝先生以爲在雉門外庫門內而江慎修以爲亦在庫門外何歟答曰此江氏好奇之過歷來注疏家並無此說夫天子外朝在庫門外者以外尚有皐門也若諸侯庫門是最外一重而以外朝在庫門外豈有無門而先爲朝者況明堂位明云庫門天子皐門舉皐門以例庫門天子外朝在皐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必矣江氏鄉黨圖考論外朝治朝皆有廷無堂獨路寢有堂之說致爲確鑿惟此條斷不可從

問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邢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爲宁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鄉黨圖考以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路門外與邢孔二疏皆不合以何說爲長答曰路門之外即治朝也治朝爲君日視朝之所必有屏以爲

蔽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負者屏在宁立後也若云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則視朝直對之矣非負也故知孔䟽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二語確不可易

問外朝治朝內朝三者旣截然不紊矣乃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註此路寢門外之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註亦云此路寢門外之朝此皆治朝也何以或云外朝或云內朝歟答曰文王世子對路寢之朝而言故云外朝玉藻對庫門外朝

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而言故云內朝鄭氏所云
外朝一內朝二是也

問立不中門朱子謂當棖闑之間又引曲禮大夫士
出入君門由闑右所謂闑右者闑之東歟闑之西
歟饒氏嘗謂東西兩扉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
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若大夫士出入君門則皆
出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避君出入處
也是隨人之出入身之所向爲左右也然歟答曰
雙峰之說非也出入君門由闑右者孔穎達曰門

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陳祥道亦云門以向內爲常由闑右則由闑東也馬晞孟曰由闑右不敢爲賓也且朱子常明言之矣曰門中有闑兩旁有棖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客當棖闑之間爲君位又曰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中乃人君出入之所自內出亦右據朱子謂掩左扉左扉者門之西扉也人君所

出入之扉乃門之東扉從門外向堂望之在闑之右也又云自內出亦右明仍在東扉也則知饒氏大夫士出以闑西爲右之說誤矣葢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君爲主大夫士從君不敢以賓敵主則所謂立不中門乃東扉根闑之閒也若隣國賓至則由西扉故西扉謂之賓門

問古制士大夫外門之內直對寢門寢門之內爲正寢即士喪禮所謂士處適室是也又諸記所言下室其制何如答曰下室即燕寢也在正寢之後春

秋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者廟後之寢也廟後有寢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曰燕私曰入奏即謂燕于廟後之寢也廟寢既在廟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北可知矣考士喪禮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朱子謂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又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下室之外又有異宮士有下室有異宮則自

大夫而上宮室必愈多矣隨地異形不必皆南鄉也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謂西向者西其戶南向者南其戶正寢燕寢外之宮室亦無定制矣

問曲禮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孔疏謂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以車數對士旣無采地其地何地也考趙岐孟子惟士無田註指爲圭田又孔穎達謂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然歟答曰大夫有采地故曰有宰如季氏使閔子爲費宰是也有采地則食下民租稅之力故曰食力

士無采地所謂田者君取公田之祿須予之大夫田八百畝以大夫倍上士準之則上士田祿四百畝中士二百畝下士一百畝仕于君有此田祿不仕則無此田祿矣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同一田也大夫則食采地士則君所須公田之祿耳無指定疆土也趙岐注孟子以爲士之圭田陸淸獻嘗謂之又王制載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此雖出于漢博士之所裒集想亦有本卽周官亦言子男之

卿再命未聞士有三命之說而孔疏謂三命得賜車馬及副車隨命皆不見所據唯巾車職有士乘棧車則士之食祿於朝有車代步其富可數車以對不必定屬君賜也

問曲禮毋反魚肉反謂已舉欲食而還之俎也姚氏讀反爲翻謂器中尙有餘不必以箸翻抑而盡食之然歟答曰不必如此解魚是魚俎肉是羊豕之類又是一俎非謂魚之肉也魚與肉俱不可將食而復還諸俎故少牢饋食禮賓獻尸之後祝命佐

食徹肵俎降設於堂下阼階南鄭康成曰肵俎而以賓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蓋佐食所佑尸或魚或肉甚多尸不能盡食又不反之於正俎故另設肵俎以庋閣之尸所已舉者皆置之肵俎至於賓尸不更設俎仰用正俎所存及肵俎所存之物實以殽而還以賓尸肵俎有肩骼之屬尸之餘終以歸尸故無嫌也此可見魚與肉俱不可還于正俎也姚氏謂反魚之肉則魚之進也右鬐左腴皆有定設何用反乎

問井田之制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其制不同何歟答曰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又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謂之畎田首倍之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兩處各是

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故于孟子請野九一而助注曰爲公田而行助法也於國中什一使自賦注曰蓋用貢法也以經証經可以析諸說之紛如試更即諸說論之鄭康成謂匠人爲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且曰周制畿內用夏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助法制公田不稅以匠人九夫爲貢法誤矣又以九夫爲畿內采地尤謬也夫匠人九夫爲井與小司徒同非中公外私井

田之制而何所謂畝百爲夫夫爲百畝之名耳非無公田而亦作一夫也何以反曰用貢也且畿內爲首善之區爲天下法何以王者自用貢法而獨令邦國行助乎至謂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恐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故不用助而用貢以齊之則邦國獨不恐促之以公乎又謂諸侯專一國之制恐其貪暴稅民無藝故不用貢而用助以公之則主采地者獨無貪暴者乎此臆說也陳及之謂遂人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長言之也

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是矣然必謂遂人亦是井田卽以長言之計十夫必歷三井又于第四井中割一夫之田而後爲溝也可乎此遂人田不拘井明矣田不拘井決是貢法不可混于匠人之制也馬貴與謂鄉遂附郭之地必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都鄙野外之地必有山谷險峻溪澗阻隔難以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此又不然王者設險以守國安見附郭必平衍且附郭者有濠塹之裒延屋居之稠密墳墓山林之

區域故宜隨地之廣狹以十起數用貢法也野外地曠故可畫井匠人溝洫必目四尺八尺井井相次尺寸有定不可稍踰不同于遂人之隨地度田也馬貴與又謂助法九取其一似重于貢貢法什取其一似輕于助此又不然夫九一者授田之制什一者取民之法所言各殊其實九一謂九百畝中公田居一公田中除廬舍二十畝乃一夫助耕十畝是一分在十分之外者也何謂助重于貢什一謂一百畝中貢十分之一是一分在十分之內

者也何謂貢輕于助其所以貢重于助而鄉遂偏行之者以其地隘難以畫井用貢法通之且近城之地類多膏腴也又慶源輔氏謂都鄙用助法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之用然則鄉遂乃國家自爲收斂不至侵漁且地近則疾苦易于稽察亦不至取盈至困在百姓亦不至苦于遠道輸將故便于貢也且九夫自有九夫之貢十夫自有十夫之貢倘有平曠之地亦未嘗不許畫井所謂十夫者必近城而

不能盡井方參以貢法其餘仍用畫井故孟子謂
鄉田同井鄉遂何嘗無井則仍是行助之地多行
貢之地少耳總之遂人匠人其制必不可合朱子
以匠人爲助法遂人爲貢法確然不移無論天子
之王畿諸侯之邦國近城俱用遂人貢法野外俱
用匠人助法助法是常道所以司徒四井爲邑專
言助法而不及貢耳至于易氏不知貢助之分欲
比而合之而不能合乃以匠人十里爲成百里爲
同與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俱爲前代之制

遂人爲成周之制又謂遂人言夫間有遂舉一夫
而言之匠人田首之遂則舉百畝而言之遂人十
夫有溝舉旁加而言之匠人九夫之溝則舉實而
言之此皆曲爲之說徒滋學者支離何足與道古
乎哉

問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主而取周官禮記
及他經傳記之言禮者以類相從其門人黃氏榦
榦之門人楊氏復又遂倣續成喪祭二禮後之言
禮者可爲定本歟答曰朱子此書亦思便于學者

省覽耳其實三禮當分治而得其會通方見該洽所有禮記諸篇不盡爲發明儀禮而設況儀禮每篇之後各自有記以補正經所未及唯士相見禮大射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不言記有記者十三篇若以戴記附入是記而又記也即如士昏一禮記語之同者多矣夫費直以彖象傳分附彖爻儒者譏之況禮記與儀禮不能條條依附者乎九峰蔡氏以書每篇之首有本序欲廢百篇之序則儀禮每篇之後既有記何用再附記乎況大小

戴固多格言而外訛亦不免惟儀禮尙爲原書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若一附禮記是又雜以漢儒纂掇之文矣不如分治爲得也

濼源問答卷三終